

《豳风·七月》结构与孔疏“衣食所分，男女正助”说

付振华

(牡丹江师范学院文学院, 黑龙江牡丹江 157011)

[摘要] 关于《豳风·七月》一诗的结构, 孔疏提出“衣食所分, 男女正助”说。“衣食所分”存在问题, 但大体符合文本实际。“男女正助”则是在郑笺基础上有意曲解、抽象而成, 是突出理念轻视文本的产物。两者相合, 意图构造一个早期农业社会的理想图景, 系统阐发《诗序》“陈王业”说。要完善分析此诗结构, 应该以“衣食所分”为基础, 参以朱熹、姚际恒、崔述等各家说解, 进行必要的折中综合。

[关键词] 《豳风·七月》; 郑笺; 孔疏; 男功; 女功

[中图分类号] I206.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8-178X(2011)04-0103-04

《豳风·七月》在全部《诗经》中篇幅不是最长的, 结构却是最复杂的。孔颖达《毛诗正义》在解析诗旨时, 提出一种“衣食所分, 男女正助”说, 可以看成是对此诗结构的一个比较具体细致的解说。

一、孔疏“衣食所分, 男女正助”说的提出

孔颖达在总论《七月》全篇时提出了“衣食所分”说:

民之大命, 在温与饱, 八章所陈, 皆论衣服饮食。首章为其总要, 余章广而成之。首章上六句言寒当须衣, 故二章、三章说养蚕缫绩衣服之事以充之。首章下五句言耕稼饮食之始, 故一章说治场纳谷稼穡终事以充之。^[1]

此说视全篇为“皆论衣服饮食”, 将诗篇首章分为衣、食两层, 作为“总要”, 以二章三章言衣、七章言食, 作为展开, 所谓“广而成之”。虽不曾将全诗八章都纳入衣与食的结构之中, 但“衣食所分”的思路是明晰的。

孔颖达在分析《七月》各章关系时又提出了“男女正助”说:

丝麻布帛, 衣服之常, 故蚕绩为女功之正, 皮裘则其助。四章笺云“时寒宜助女功”, 言取皮为裘, 助女丝麻之功也。黍稷菽麦, 饮食之常, 故禾稼为男功之正。菜果则其助, 六章笺以郁蓂及葵枣助男功, 又云“瓜瓠之畜”, “助养农夫”, 言取瓜瓠葵枣助男稼穡之功也。^[1]

此说将全诗林林总总各种农事劳作分为男功与女功, 男功与女功中又分别分为正与助两种情况, 在上引文字以下还有大段分析文字, 指出诗篇中男、女、正、助的先、后、多、寡乃是缘于农作的实际。这样解释就使得此诗看起来前后有序, 主次分明, 层次井然, 历历可寻。

“衣食所分”和“男女正助”看似二说, 实则一说。据上引孔疏可知, 女功之正助皆是“衣服”, 男功之正助皆是“饮食”。“衣食所分”为经, “男女正助”为纬, “男女正助”说可以看作是对“衣食所分”说的横向展开, 是在“衣食所分”基础上对《七月》一诗结构的更深入的刻画。

应予指出的是, “男女正助”说承郑玄而来, 但孔颖达和郑玄对于“助”的理解有所不同。郑玄以为四章狩猎是“助女功”, 六章采摘是“助男功”, 孔颖达则特别指出不是“男助女”、“女助男”。

[收稿日期] 2011-03-14

[作者简介] 付振华(1978-), 男, 黑龙江五常人, 牡丹江师范学院文学院讲师, 从事中国古代文学研究。

第四章郑笺：“于貉，往搏貉以自为裘也。狐狸以共尊者。言此者，时寒宜助女功。”^[1]言“搏”者，明显是男子所为，言“时寒宜助女功”者，此“助”为动词，非形容词，意为男子狩猎得皮，帮助女子为裘。而孔疏则一方面引述郑笺：“时既渐寒，至大寒之月，当取皮为裘，以助女功。”一方面又作出新的解释：“丝麻不足以御寒，故为皮裘以助之。”^[1]是把“助”解释为“辅助，增益”（皮裘助丝麻），不同于郑玄的“帮助”（男助女）。孔颖达并且强调说：“言此时寒，宜助女功。以布帛为正女功，皮裘为助女功，非谓男助女也。”^[1]提出“正女功”以与“助女功”相对，此处“助女功”之“助”为形容词，意为辅助性的，这样“助女功”就被赋予了专名的性质，用来概括特定的一类基本农事劳作，不仅脱离了郑笺的原意，而且超出了此诗的具体语境。

又，第六章郑笺：“既以郁下及枣助男功，又获稻而酿酒以助其养老之具，是谓幽雅。”“瓜瓠之畜，麻实之糝，乾茶之菜，恶木之薪，亦所以助男养农夫之具。”^[1]此处“助男功”承上“助女功”仍应解释为女助男，再联系《诗经》中众多描写女性从事采摘劳动的诗篇，“所以助男养农夫之具”之“助”也应解释为女助男，而“获稻而酿酒以助其养老之具”之“助”则与“以介眉寿”之“介”同意，与男功女功无关。此章孔疏云：“郁下及枣，总助男功，获稻为酒，唯助养老，故辨之。以黍、稷、菽、麦为正男功，果实菜茹为助男功，非是女助男也。”^[1]提出“正男功”与“助男功”相对，又与上述“正女功”、“助女功”相配合，构成了一个完整的农事劳作的性别秩序。孔颖达就是这样在郑玄解说的基础上，进行有意的曲解，并且加以抽象化、系统化，提出了“男女正助”说。

二、“衣食所分，男女正助”说的影响

因为《毛诗正义》的官方定本性质，“衣食所分，男女正助”说成为后世注家绕不开的一个问题。大体而言，依从（或质疑）“衣食所分”者多，称引“男女正助”者少。兹举有代表性的若干著作加以申说。

北宋苏辙《诗集传》较早呼应了孔颖达的“衣食所分”说：“此章（案指首章）陈衣食之始，余章终之也。”^[2]但没有详明的解释。南宋朱熹在分析此诗结构时亦言“农事所分”，不言“男女正助”：“此章前段言衣之始，后段言食之始；二章至五章，终前段之意，六章至八章，终后段之意。”^[3]朱熹这段文字将“衣食所分”说补足，落实到全诗八章，可以看作是更加自觉的结构分析。但朱熹只言片字不及“男女正助”，或许他不能接受这种繁琐的说解，这也与朱熹解诗力求简明通达的特点相一致。

清代姚际恒分析此诗结构时言及“衣食所分”，并创为“正笔闲笔”说：“首章言衣、食之原，所谓正笔也。二章至五章言衣：中唯‘载玄载黄，我朱孔阳’二句为正笔，余俱闲笔。”“六章至八章，言食，中唯‘九月筑场圃，十月纳禾稼，黍、稷重、稷，禾、麻、菽、麦’四句为正笔，余俱闲笔。”而在正笔与闲笔、闲笔与闲笔之间，则是“由衣裳以及裘，又由裘以及田猎”，“若相关若不相关”的联类而及。^[4]姚际恒分别拈出表现“衣”、“食”各章中有代表性的诗句标举为“正笔”，可以看成是对孔颖达“衣食所分”说的呼应，同时“正笔闲笔”与“联类而及”的分析也是对上述朱熹解说的深化。进一步分析，此说与“男女正助”说也存在一种思路上的相似性，即在繁多章句中分出主次，以求得某种主次分明的效果。而区别在于，孔颖达“男女正助”着眼于王道秩序的讲解，姚际恒“正笔闲笔”着眼于笔法技巧的分析，从孔颖达到姚际恒，刚好完成了从经学到文学的一个转化。

清代疑古派学者崔述则明确批驳孔颖达和朱熹以来的“衣食所分”说，以为：“采蓼、献豸，与衣无涉也；于茅、凿冰，与食无涉也。且衣莫多于布，而布必藉于麻，何为前四章反无一言称麻，而后三章乃不一而足乎？”即，在孔、朱所谓言“衣”各章中有“食”与其他，言“食”各章中有“衣”与其他，所以不能说哪几章言衣，哪几章言食。他进一步提出全诗写“衣、食、居三者”，“首章与第七章相为首尾”，言农事之始终，“其中五章则皆叙田家杂事”，第八章于“衣、食、居三者”之外“补其未备者”。在分析各章之间关系时，崔述也采用了和姚际恒相似的联类而及的方法：“无以卒岁，岂复有于耜之人？不先乘屋，必致误播百谷之事。是以首章农事未举先言授衣，七章农功甫毕即言乘屋，此一篇前后之章法也。”^[5]但这种分析思路仍然来自于孔颖达，只是不肯将全诗强分为二罢了。

后世关于“男女正助”说的引述明显较少，而且未见有争议发生。宋人吕祖谦较早引述了孔颖达有关

“女功”的论述，“孔氏曰：‘三章既言丝麻衣服，女功之正，故四章陈女功之助，取皮为裘以助布帛。’”^[6]但并未就全篇结构着眼讨论，并且未及男功。清人严虞惇《读诗质疑》言及“女功”之“正助”：“上章（案指第三章）陈丝麻衣服，女功之正，此章陈女功之助，所以终首章无衣无褐之意也。”^[7]将“衣”与“女功”联系在一起，具有一定的结构意识。清人黄中松《诗疑辨证》在讨论“豳诗分风雅颂”问题时引述了孔疏“男女正助”说。^[8]但两书于此皆无特别发明。清雍正皇帝御订《诗经杂说汇纂》则摘引了孔颖达关于“衣食所分”和“男女正助”几乎全部纲要性论述，并且把在孔疏中原本被解释性语句隔开的“衣食”和“男女”相关论述连在一起。^[9]从取舍上看，此书编者对于《七月》一诗结构及孔疏分析有着非常清晰的认识。但终清之世，似乎都未见学者对“男女正助”说提出质疑。

三、“衣食所分，男女正助”说的评价及《七月》结构问题的初步解决

孔颖达“衣食所分，男女正助”说的提出，与儒家重视民生和伦理的治国理想有直接的关系。

《论语》中记载了孔子重视百姓衣食的言论，如《颜渊》：“足食，足兵，民信之矣。”^[10]《尧曰》：“所重：民、食、丧、祭。”^[10]而《孟子·梁惠王上》中的一段话更加富有理想与温情色彩：“不违农时，谷不可胜食也；……养生丧死无憾，王道之始也。五亩之宅，树之以桑，五十者可以衣帛矣；鸡豚狗彘之畜，无失其时，七十者可以食肉矣；百亩之田，勿夺其时，数口之家可以无饥矣；……七十者衣帛食肉，黎民不饥不寒，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11]可见在尊重实际的儒家先圣看来，衣食为立国首要之事，一个“七十者衣帛食肉”的社会就是一个接近理想的社会，而“不饥不寒”应该成为君王治理国家的努力方向。

儒家经典中又有若干关于男女秩序的言论，如《周易·下经·家人》之《彖传》：“男女正，天地之大义也。”^[12]《礼记·丧服小记》：“亲亲尊尊长长，男女之有别，人道之大者也。”^[13]《礼记·昏义》：“男女有别，而后夫妇有义；夫妇有义，而后父子有亲；父子有亲，而后君臣有正。”^[13]男女秩序既是“天地之大义”，又是“人道之大者”，甚至是“君臣有正”的基础，所以“圣王”将“合男女”看成是一项重要的政事：“故圣王所以顺，……用水、火、金、木、饮食必时。合男女，颁爵位，必当年德。”^[13]

在这样的思想背景下就不难理解，根据“疏不破注”的原则，熟读经典的孔颖达要疏解《诗序》的“陈王业”三个字，将“王业”即统治秩序展开，必然会在诗篇中发现衣食与男女两项内容，遂以衣食为经，以男女为纬，交织成一个早期农业社会的理想图景，所谓“男莫不耕，女莫不织，则衣食之本立矣，昏姻以时，则男女正矣”。^[7]而这种理想图景，也想当然地被描述成诗篇的结构。

进一步说，孔颖达以“衣食所分”来解说《七月》全篇的结构，虽如崔述所说不够精确，但大体符合诗篇的实际情况。而以“男女正助”说解说各章之间的关系，则不免生硬穿凿。“男女正助”在诗篇中本不存在。《七月》一诗除第二章写女子伤怀，有突出性别特征之意以外，其他各章即使出现“妇子”、“农夫”字样，也只是写自然的劳动分工而已，并无特别的性别分工意味；而诗篇中写各种农事有先后之别，无主次之别，“正”与“助”之别在诗篇中并不存在。郑玄只言“助”，不言“正”，所说“助女功”、“助男功”也只是一种临时的方便的说法，孔颖达则加以有意曲解，并将其抽象化、系统化，将真实社会中的经济活动和劳动分工强加于文本之上，遂人为构造一种结构，以适应“陈王业”说的需要。可以说，“男女正助”是生造出来的，是突出理念轻视文本的产物，用于解释诗篇结构，貌似清晰，实则机械。

若欲寻求对《豳风·七月》一诗结构的完善分析，可以孔说和后世诸说为基础加以折中综合。孔疏“衣食所分”可取，而“男女正助”则当舍弃。朱熹之说使孔氏“衣食所分”说更趋严密，同时也出现了崔述所批驳的问题。姚际恒“虚笔实笔”说空灵而不免玄虚，崔述“农事首尾，间以杂事”说平实而不免拉杂，而一虚一实，俱堪补“衣食所分”说之不足。另外，尚可补充者，全诗虽非按照严格时间顺序叙述，而大体时间顺序则由春夏至秋冬，一至五章为冬——春夏——秋冬，以春夏为中心；六至八章为秋冬——春，以秋冬为中心。综上，《豳风·七月》一诗结构可描述如下：以无衣无褐、生活艰辛起笔，在春夏秋冬的四季轮转中，记述农人种种劳作——前半以谋衣为主，后半以谋食为主，其间随时点缀种种景物，随事抒发种种嗟叹，最后以年终祭祀、敬神祈福收笔。如鸟飞虫鸣，自然成文。

[参 考 文 献]

- [1] 孔颖达. 毛诗正义[M].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0: 573, 573- 574, 585, 586, 587, 589, 590.
- [2] 苏辙. 诗集传[Z] // 续修四库全书: 第 56 册.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2: 77.
- [3] 朱熹. 诗集传[M].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7: 60.
- [4] 姚际恒. 诗经通论[M]. 北京: 中华书局, 1958: 163- 164.
- [5] 崔述. 读风偶识[Z] // 续修四库全书: 第 64 册.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2: 290- 291.
- [6] 吕祖谦. 吕氏家塾读诗记[Z] // 四库全书·集部. 第 73 册.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7: 497.
- [7] 严虞惇. 读诗质疑[Z] // 四库全书·集部: 第 87 册.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7: 359, 357- 358.
- [8] 黄中松. 诗疑辨证[Z] // 四库全书·集部: 第 88 册.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7: 327- 328.
- [9] 清世宗. 诗经杂说汇纂[Z] // 四库全书·集部: 第 83 册.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7: 358.
- [10] 何晏, 邢 . 论语注疏[M].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0: 180, 303.
- [11] 赵岐, 孙 . 孟子注疏[M].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0: 11- 12.
- [12] 孔颖达. 周易正义[M].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0: 185.
- [13] 孔颖达. 礼记正义[M].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0: 1126, 1890, 831- 832.

The Structure of *Bin Feng- July* and Kong Yingda's Research on It

FU Zhen- hua

(Literature College of Mudanjiang Normal University, Mudanjiang 157011, China)

Abstract: It is the idea of Kong Yingda on the structure of *Bin Feng- July* that clothes and food are the main contents of the poem, and men's work and women's work appear alternately in the poem, which make the poem organized. The first idea of Kong Yingda about clothes and food is almost right, however, the second about social labor division is completely wrong. Kong Yingda said so to explain the traditional view about *Bin Feng- July* that the poem showed how Zhou King governed the country. If we have to analyze the structure of this poem, we should draw lessons from Zhu Xi's, Yao Jiheng's and Cui Shu's views, and make proper synthesis.

Key words: *Bin Feng- July*; Zheng Xuan; Kong Yingda; men's work; women's work